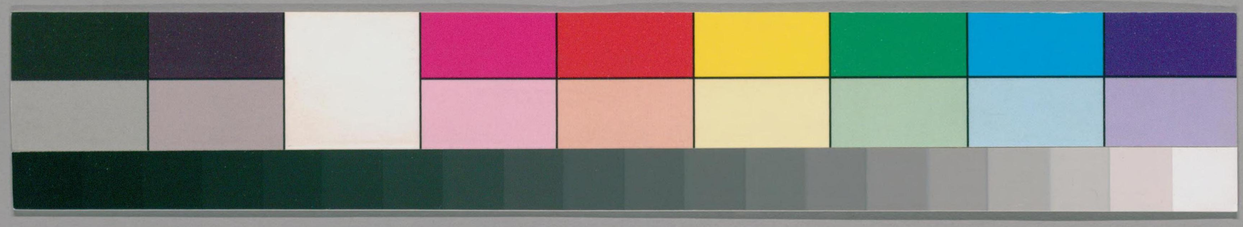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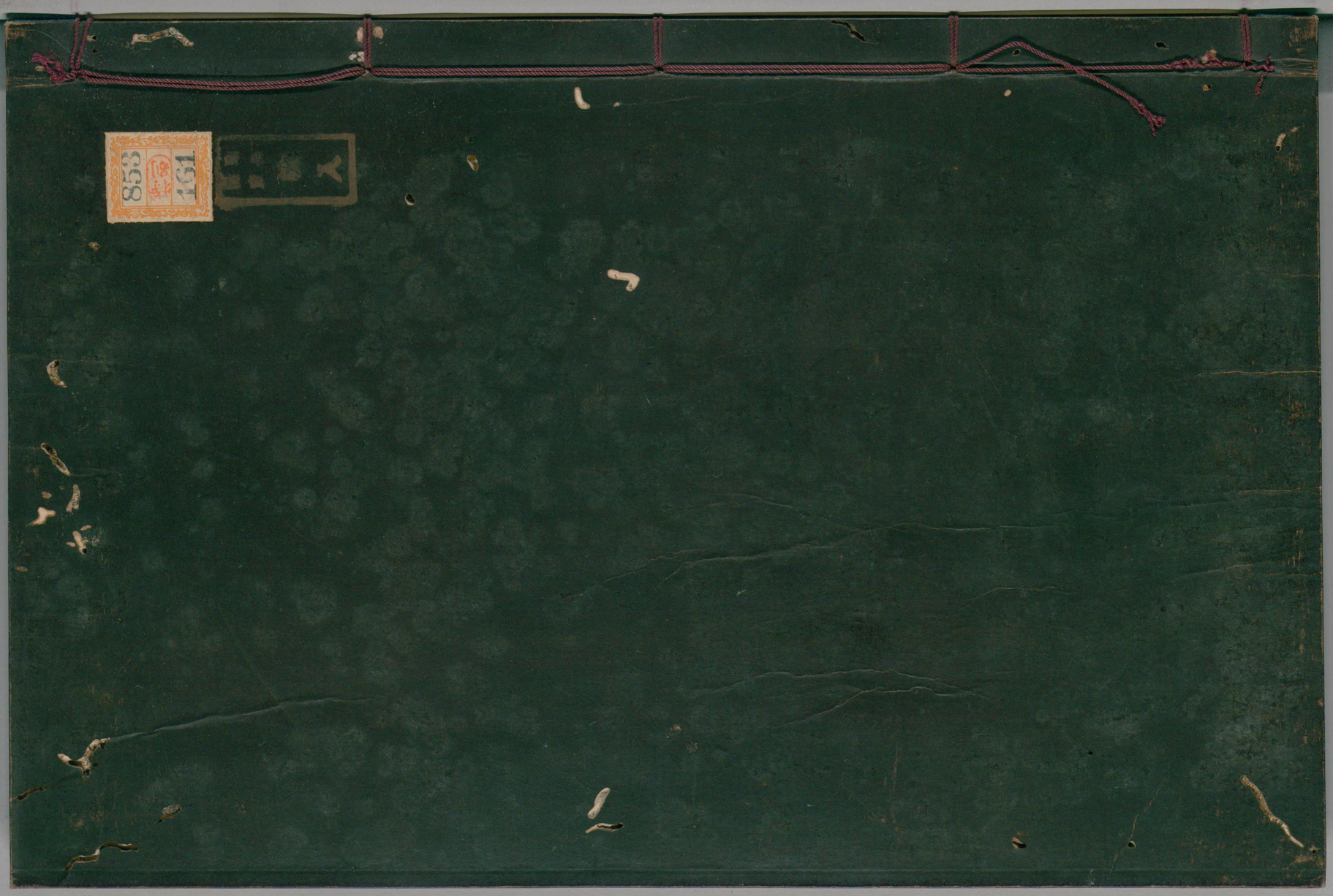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

隱公三

乙丑 桓王四年 **七年** 齊僖十五 晉哀二 曲沃武公 鄭莊二十八 曹桓四十一 陳桓二十九 杞武三十五 宋殤四 秦文五十 楚武二十五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穀梁傳 其不言逆何也 逆之道微無定辭 曰伯姬爲紀侯夫人 叔姬其嫌也 待二年一 於家一今始歸 嫌歸不書 慣其無終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叔姬伯姬之娣非夫人也則何以書古者諸侯一
娶九女見公羊傳莊公十九年
室亂源也汪氏曰同時而行則妃妾之名不紊其生子也嫡庶之分已定亂何由作今
叔姬待年於宗國不與嫡俱行則非禮之常所以
書也汪氏曰春秋常事不書非禮之常而書之者必有美惡存焉馬孫氏曰勝書者爲莊十一二年
歸于酅起上眉山蘇轍以謂書叔姬賢之也蘇轍字子由有集傳十一二
卷若賢不得書必貴而後書則是以位而蔑德也
小國無大夫茅堂胡氏曰大夫稱人
至於接我則書汪氏曰二
年書紀履繻來逆女莊二十
十七年書莒慶來逆叔姬是位不可以廢事也位

不可以廢事而獨可以廢賢乎如叔姬不歸宗國
而歸于酅以全婦道賢可知矣賢而得書亦春秋
之法也何氏曰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
事君子勝賤書者終有賢行能處隱約全
竟婦道故重錄之高氏曰婦亦書歸統尭之二女
降于潙汭皆曰嬪張氏曰勝不書此特書者以其
終不忘紀之五廟雖紀侯卒而歸于酅以奉宗祀
殁其身而後已聖人以其賢可以厲婦行將有
未必錄其本是以變例而特書之汪氏曰賈逵謂
隱公厚於先君之女故盛禮而歸之如歸嫡之礼
又云紀貴叔姬故書以刺之聖人豈逆計其他日
之賢而書之哉今考春秋諸侯寵嬖妾勝蓋多不
不足煩聖筆之錄苟陋隱公厚先公之女必不以爲
勝矣夫子作經以垂勸戒則以爲嘉其賢者豪或
近之安可以史官一時之例而謙春秋萬世之法
乎子朱子作通鑑綱目書唐太宗以武氏爲才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所以起僞周之乱書玄宗冊壽王妃楊氏所以起馬嵬之奔納才人一冊諸王妃二法不當書而朱子書之亦春秋之意也

滕侯卒

左傳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礼經公羊傳何以不名微國也微国則其稱侯何不嫌也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穀梁傳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程子曰不名史闕文也

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已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強弱而有謹慢也不以情之踈密而有厚薄也汪氏曰国

小而慢之是弱其君情踈而薄之是怠於礼

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侯其葬汪氏曰公如晉葬景公成十一年公如楚葬康王地非同盟謂非同方岳之盟滕鄰境也宿同盟也計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蒙自見矣第堂胡氏曰人之所以為人中国所以異於夷狄其有人道也無人道何以為人如滕於魯以近則鄰国也以親則同姓也又覲東后則同至於方岳之下卒而不葬強凌弱爾卒自外録不卒非外也汪氏曰非責也責不赴告也葬自内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不葬非内也 汪氏曰責魯不會○趙氏曰左氏云同盟薨則赴以名赴於理未安豈有臣子當創巨痛深之日乃忍稱君之名礼篇所録亦云寡君不禄而已諸侯卒不同盟者凡五十二人惟九人不名 陵氏曰其不名八人羊謂微国也穀梁謂狄道也拨附庸及真夷狄皆有名況滕国文王之子滕雖至微弱豈無名乎

夏城中丘

此書王功之始 左傳書不時也 公羊傳中丘者河内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重書也 穀梁傳城爲保民之志皆訓爲之也 程子曰春秋凡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爲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之興廢之大事爲国之先務如是而用民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得爲政之先後輕重矣 汪氏曰中丘在瑯琊臨沂縣東北

程氏曰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矣 汪氏曰莊二十九年新延廄三十一年新作南門文七年城郚哀三年城啓陽四年城諸及防皆以春此城中丘九年城郎桓五年城祝丘莊二十二年城楚丘僖元年築臺于薛襄五年城緐六年城弦十二年城小穀僖二十年城楚丘二年城諸及防皆以秋是不時也夫不能內修德政以爲保民之本而勞民於守国之末如桓公懼齊郤夷紀而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祝丘莊公惧齊桓討納糾之罪而浚洙文公既取須句備邾而城郚患苦人之外偪而城諸鄆宣公欲救晉而城鄆襄公聽南遺之姦謀假事難而城費因文月靈之叛晉屢來侵伐而比年城郪城西郛城武城定八公從伯令侵邾懼而城中城襄救晉党范氏而城苫父及胥靡公亦党范氏而比年城啟陽城西郛城毗城邾城瑕皆非蓼也況於築臺圃以為遊觀之樂新延廄以備天子之制毀泉臺以彰先祖之惡築鹿囿以主人之婚而忘通喪之禮其罪又可勝誅乎至於會晉平城晉卓城以偪魯以示牧養之奢作門觀以[汪氏]悬也

雖時且蓼亦書

十九年城諸防文十二年城中城十四年城莒父及霄十五年城漆皆以冬修城得農隙之時定八公墮卽費以弱私家僖公會齊桓存三十七国以恤城繼絶仲孫蔑會晉定一城成周

以蕃王室皆合於蓼而亦書之見勞民爲重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立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張氏曰]惡公無敵国外患之警盛夏興役事無故之工築妨農害民春秋深訊之[臨川吳氏曰]君之資於民者資其力也民之報於君者報以力也故無事則資其力而用之於兵以敵愾懲衅非農非兵而勞民之力必以其時以其礼而不敢妄興不得已而役之亦必飾其力而不盡也春秋凡力役必書重民力也或問穀梁云凡城之志皆訊之急務但問時與不時不應一切是訊易曰設險以守其国礼曰城池以為固則春秋書城果何意也[雪堂胡氏曰]穀梁子之意為春秋時言之也城不可無而未為国之急易所謂設險非止於築城礼所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城池亦固国之一事爾春秋凡城必書或志其非時或志其非制或志其所得其時制又當其所以民力爲臺爲沼或與民同其利或與民同其樂則不可以已矣【王氏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亟而亦書重民力也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

尚礼秩如嫡卒致篡弑之禍書弟見其以弟之愛而寵住之過也【汪氏曰】凡聘皆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盟書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於事而春秋之情可見矣年者齊僖公母弟也程氏謂先儒謂母弟者蓋緣禮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蓋爲嫡耳非以爲加親也此義不明久矣僖公私於同母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嫡等而棄公紲之遂成篡弑之禍【汪氏曰】齊侯非不愛其弟也故聖人於迷於其義故以愛爲害矣

年來聘特変文書弟以示貶焉師皆罪其私也書云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書】康誥蔡氏傳天顯猶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乱矣陳光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矣盜殺衛侯而稱兄其亦不念天顯矣秦鍼宋辰皆責其薄也仁人於兄弟絶偏繫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張氏曰】親親之道尊其位重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祿非資則不及以政齊僖愛其弟聘魯致女交政鄰国一一使之愛之之過遂致亂嫡庶之辨以啓無知簒弑之禍聖人以其過於溺愛之私而失親親之義故特書其弟以貶僖公之不早辨也〔汪氏曰〕夫子作經雖不遽討其後日之事然於其寵愛之過特書弟以貶焉使後世之讀是經者考無知簒弑之所由始則亦知戒矣春秋書弟者十一惟公弟叔肸書字蓋賢之也諸侯之弟貶則書字故許叔蔡叔蔡季紀季皆賢而稱字且不言弟胡氏傳例在莊二年〔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兄弟十四書兄一齊年卽語衛黑背皆罪其私陳光奉秦穆宋辰衛黔牟皆罪其薄待弟亦以陳侯有寵愛之私而致之也獨叔肸稱公子而後弟貧之也蓋以其善處兄弟之變者也公羊左氏以爲叔肸同母之說程子力攻之而陸氏亦曰聖人之教雖及兄弟之子猶引而進之安有異母即見疎外乎餘見叔肸下〔陵氏曰〕使僑致聞曰聘主人受之於廟以重禮也〔孫氏曰〕大国聘而不朝小国朝而不聘凡書皆惡之〔張氏曰〕聘者諸侯遣大夫通好與国見於儀礼之篇詳矣然古者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有卽交脩聘之礼自隱公卽位以来未嘗朝之礼聘於天子以魯推之則諸侯蓋可知矣齊僖因父之盟遣使於魯以結好忘君臣之大義植同列之私党故観年之聘則凡春秋書聘可以例推矣〔汪氏曰〕經書諸侯聘二十一齊聘者五始於弟年而終於慶封晋聘者十有一宋衛聘者各四陳鄭秦吳聘者各一楚聘者二魯以秉礼之国受同列之朝聘而尊主之礼寡寡乎見故悉書以示訓焉〔廬陵李氏曰〕春秋齊之聘魯五年之再来齊僖卽合之時也歸父之来晋棄未定之時也国佐之来齊景初立而有志於爭伯也皆出於私情矣然春秋之初齊尤加礼於魯使之於魯至桓既伯僖七年公子友如齊齊聘使二至焉亦可以観世道之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秋公伐邾

[此伐邾之始]左傳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二公伐邾為宋討也[程子曰]擅興兵為人而伐人非秉之甚也

奉詞致討曰伐[汪氏曰]傳例曰聲罪致討曰伐此云奉詞者執言以聲其罪其義一也不稱師者君行師從故君將不言師師[汪氏曰]公拒宋而與鄭平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

[按左氏]公伐邾為宋討也

故邾人入其郛[音]督與儀父則元年盟于昧[音]莽邾人何罪可聲特託為辭說以伐之爾經之書伐非主兵者皆有言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討也傳曰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魯為宋討非義甚矣而稱伐邾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渝昧之盟不待貶而自見矣[張氏曰]夫和大所以恤小既平宋鄭則欲倪宋而忘茂之盟予曰小人比而不周此足以見書為宋討邾之貞矣[汪氏曰]春秋一經魯君大夫與邾特盟者五與諸侯及大夫同會者十九與諸侯及大夫會盟者十一與邾子來朝者六來會者一大夫如邾者一公伐邾者六大夫伐邾者七微者伐邾者一及他国伐邾者一大夫圍邾者一及邾戰者一公敗邾師者一邾人伐我者三元年盟蔑乃與邾交好之始哀二年盟句繹乃與邾交好之終此年伐邾乃與邾交兵之始哀七年入邾以邾子來乃與邾交兵之終邾之事魯不為不敬而魯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此王聘之始程子曰周礼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体也杜氏曰凡伯周卿士凡国伯爵汲郡即共縣東南有凡城汪氏曰凡伯周公之徴詩板與睠卬皆其所賦蓋世爲王臣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此戎患之始左傳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公羊傳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爲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国也其地何大之也穀梁傳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国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戎者衛也其伐天子之使奚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其以衆徒衆也辟氏曰言伐以衛地伐見其以衆天子之使道由於衛而戎得以衆之衛不能衛其罪可知言以歸則非凡伯有失節之罪杜氏曰楚丘在濟陰城武縣西南

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衆也董子曰執天子之使與伐国同罪楚丘者衛之邑也蜀杜氏曰凡伯過衛衛不嘗使及於進況兵車以歸易詞也于

楚丘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蜀杜氏曰凡伯過衛衛不嘗使及於進況兵車以歸易詞也于

又不救乎張氏曰以者言以歸者亦聽其左右故能左右之而爲之以歸凡言以歸者多責其降服而事讐也

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周之秩官

敵國賓至閽尹以告候人爲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伯人積薪大師監燎周礼司閽凡四方之賓客飲閽則爲之告注賓客謂

朝聘者候人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於境小司徒小賓客公館野修道委積注小賓客諸侯之使臣小司寇大賓客前王而辟注辟除姦人前師率其徒以薪蒸役內外饗之事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主於王吏則皆官正治事汪氏曰天子之使過諸侯當候在郊今凡場膳宰致餼司里授館犹懼不敬今凡伯承王命以爲過賓於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旄丘錄於國風見衛不能脩方伯之職也詩旄丘小序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爲狄所滅則有由矣家氏曰天子之使戎得以殿而伐之天子不命之討方伯連帥復不能爲王敷揚春秋書之以見諸侯無王也汪氏曰齊戎朝于天子王臣雖不以礼貌加之不過失象胥之職特小過耳今王臣衛天子之命聘於望国遍衛而戎報私怨以妄衆劫之彼獨不念天子之命乎苟不念天子之命始勿朝而已矣戎不足責衛人坐視王臣之俘於戎而不救患尊君之義安在哉此書戎伐非以其執詞而與之著其率徒之衆凌虐王人是橫行中国不特無天子而亦無諸夏矣經之書伐本非與其討罪何況戎乎後以定王之世單襄公聘楚而假道于陳則微弱益甚與滕莒小国無以異矣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王聘魯七始於此而終於宣十年凡伯南季仍子家父皆不過大夫猶可也宰周公以三公之重王季子以介弟之尊而下聘礼益瀆矣隱僖之得聘猶可也以宰咺而聘桓以季子而聘文公羊曰其以伐之也不與夷狄之執中国也其書戎狄侵伐滅入豈皆大之乎穀梁曰戎者衛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若実衛伐我曰戎是為衛掩悪何以懲効乎

附録 左傳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泣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志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泣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謂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

丙寅 桓王 五年 八年 齊僖十六 魯哀三 蔡宣三十 衛宣四 鄭莊二十九 曹桓四十二 陳桓三十 杞武三十六 宋殤五 秦寧公元年 楚武二十六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左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於犬丘穀梁傳不期而會曰遇

遇者志相得也程子曰宋忌鄭之深故與鄭卒不成好無諸侯相見之礼故書曰遇杜氏曰垂衛地大丘也張氏曰垂近魯地私交以植黨無諸侯相見之礼春秋之所惡也高氏曰殤公常從州吁之請伐鄭以圖焉矣州吁誅宜公立焉不可不終圖而未知宣公之從否故宋衛遇垂以謀鄭十一年入鄭蓋垂之謀也謀人之国不以礼見而陽若相遇春秋因實書之而敗寓焉陳氏曰宋衛之遇將以為參盟也遇例見四年廬陵李氏曰垂之遇左氏以為宋衛有怨於鄭而齊欲平之蓋鄭之怨衛因公孫滑宋之怨鄭因公子馮其說似有據然攻之於經後此再至止三国參盟而不及鄭十一年入鄭伐戴之師又三国為党以伐鄭則宋衛央謀蓋有志於從齊党而無意於釋鄭憾也齊僖亦不過假此以求諸侯與耳豈真有平怨之本心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祊必彭反公穀作邴

左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公羊傳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穀梁傳名宛所以賤乙鄭伯之與地也程子傳魯有朝宿之邑在王畿之內曰許鄭有朝宿之邑近於魯曰祊時王政不脩天子不巡狩魯亦不朝故歛以祊易許田各取其近者故使宛來歸祊始以祊居魯未言易也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鄭來歸而魯受之其罪均也胡氏曰宛鄭大夫未賜族祊鄭祀泰山之邑在琅琊費縣東南陳氏曰易爲謂之來歸五年鄭伯始朝王王不禮焉鄭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輸平歸祊皆遜詞也斜合之道也廬陵李氏曰祊許之易其謀始於輸平之時然不遍借以固魯之好而未敢及許也至是歸祊以祀周公爲辭者蓋隱然致易許之請而隱公猶未許其易也知莊委分地以合覺而不吝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者也隱公不察其深謀詭計而爾於一祊之入故于祊中丘之會不能不狥之而敗宋入許隅于大惡而不悟被隱公不能死尚不能久有許況相公不豢之立鄭伯適以投其閒而前日之謀盡行矣春秋所書不越數端而鄭之姦情僞見先儒謂鄭莊小人之雄信哉又曰來歸例除咀來歸賄及內女來歸外責來歸者五鄭祊者五鄭伾之皆自外至而非勉強之文其善惡則不同矣季子來歸著國人之喜也

庚寅我入祊

公羊傳其言入何難也其曰我何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也者內弗受也程子曰入者內弗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

鄭伯欲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前此來輸平者以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請之矣〔汪氏曰〕六年輸平傳不言請歸祊然經書
〔高氏曰〕前年來輸平然曰輸平講歸祊也
〔辟氏曰〕與我則曷謂之歸前年賂我矣未入地也
至是來歸祊者其地既輸矣未易許也周制六年
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
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嶽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
之邑〔何氏曰〕巡行祭天當沐浴潔齊以致其敬故
曰湯沐之邑所以尊待諸侯而其實取足以舍
止其藁秸而已諸侯於王畿之內方嶽之下皆有是乎成
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為朝宿之地
如皆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為其地矣宣王以鄭
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為湯沐之邑如皆有
焉盡泰山之旁不足為其邑矣〔杜氏曰〕成王營王
城有遷都之志故
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之周
公別廟焉鄭桓公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
湯沐之邑在祊〔范氏曰〕諸侯有大功盛德於王室
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
後鄭宣王母弟若此有賜邑於諸侯京師皆有朝宿之邑周有千八百諸侯盡
京師之地不足以容其餘則否〔許慎曰〕王制謂方伯為朝天
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則方伯
之外他諸侯無可知然定四年祝鮀言衛取有閻
之土以共王職取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則
衛亦有朝宿湯沐之邑矣〔廬陵李氏曰〕湯沐之邑
何氏以為四井為邑邑方二十里東方二州四百二
十國凡為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其
稾藪是則諸國皆有矣范氏以為諸侯有大功德

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所以供祭祀也其餘則否胡氏從范說為是　祊近於魯許鄰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能復狩矣【汪氏曰】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欲為魯祀周公遜辭以有求也○【范氏曰】王室微弱無復朝覲之事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其言我入祊者不順之詞義不可而我入祊者非我有也入者不祊之義與歸入之入同言不當入與用兵之入不同邑者先祖所受命於天子而以與人其罪著矣【陳氏曰】入未有言我交謀之辭也【張氏曰】此因鄭之歸我使

更治其地政而主有之也既不以力得則當如齊人歸我濟西田不必書入祊者逆詞豪不當受而擾有之也東遷以來諸侯不朝王天子無復巡狩遂各以其所近之邑相易此謀始於鄭伯輸平之時先以祊歸魯以固魯之祀而周公所以免魯許其辭則以為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所以免魯人不以共先祖之罪而猶未自安也鄭莊不憚委命於天子而以與人其罪著矣【陳氏曰】入祊之義與用兵之入不同邑者先祖所受命於天子而以與人其罪著矣【張氏曰】交謀之辭也【汪氏曰】入祊之義與歸入之入同言不當入與用兵之入不同邑者先祖所受命於天子而以與人其罪著矣【陳氏曰】入未有言我交謀之辭也【汪氏曰】因鄭之歸我使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故賂田以償鄭其地雖若相易而事不相涉也鄭
謹龜陰本我之邑歸則有之矣此特書入者以其
非我之有不當入也孟子謂于嗛不得與人燕子
之不得受燕於子噲燕之歸魯之入其罪均也〔汪
氏曰〕鄭謹龜陰書來歸此亦書來歸蓋鄭莊貪
人之易詐而歸祊齊景服聖人之德化而歸鄆謹
龜陰誰其義利不俟再而皆出於中心之誠非勉強
使之歸也故皆書曰來歸美惡不嫌同辭然此羊
書以入以示其不順則非鄆謹龜陰之比矣〇〔啖氏
曰〕公羊云齊亦欲之故書我
者言魯入二爾何關齊事乎

〔附錄〕〔左傳〕夏魏公忌父始作鄉士于周〇四月甲
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
寅入于鄭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
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

辛亥宿男卒

穀梁傳宿微國也未
能同盟故男卒之也

天王崩告于諸侯則不名諸侯薨以名赴而自別
於大上禮也〔范氏曰〕名所以相別居人之大在民
之上故無所名〔家氏曰〕王一而已可不名諸侯衆也爲
侯卒名之者易代且降於天子也〔趙氏曰〕諸
謚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汪
曰〕書稱堯舜禹皆不諱名至商湯始不稱名大戊
武丁中宗高宗則不特周始諱名但至周而文
始備耳故君薨赴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春秋之時遵用此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經書其終雖五霸強國齊桓晉文之盛莫不以名赴者是仲尼筆之也【汪氏曰】諸侯卒書名不惟別尊卑之等所以紀遠近別同異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者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爾【汪氏曰】宿男元年同盟杞與魯結盟而成一公卒不書名滕同伐秦而成十一六年勝子卒不名皆史失之 未通而名者有所證矣【汪氏曰】如此年蔡宣公及晉獻公惠公之類 故傳此義者記於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則名之別於大上示君臣尊卑之等蓋禮之中也諸侯薨赴不以名而仲尼葬之必以名

書變周制矣春秋魯史聖人脩之也而孟子謂之作以此類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此參盟之始】【左傳】齊人卒平宋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礼也【穀梁傳】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諸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杜氏曰】齊侯尊宋使王人會也【汪氏曰】此後齊鄭伐宋入郟入許則宋雖欲絕鄭而齊終不肯與鄭絕也【張氏曰】春秋之初皆離會之盟至此則三君其要質于神以示明信然宋殤王者之後齊僖東方大國衛亦北州大國也正可因此爲講信修睦之事成鳩民息肩之圖而明年會防之後伐

宋取邑視今日盟誓之言不復顧忌此諸小人平時指天日爲誓他日臨小利害不二三引手救友擯之又下石者正相似也嗚呼春秋於莒屋之盟三書以譏之所以傷世變之甚也【廬陵李氏曰】莒屋之盟左氏以爲齊卒平宋衛於鄭而鄭不與何也蓋宋衛急鄭之謀未息故也大抵列國之忿爭皆以強弱爲進退齊最強宋衛次之鄭則小國也傳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鄭所畏者在齊而不在鄭矣故莒屋之盟宋衛雖屈於齊而終不與鄭平也【程子曰】與鄭絶也其說精矣然鄭莊固挾齊以自強齊僖亦資鄭以糾合故莒屋雖以王爵尊宋而明年宋公不王之罪又發於鄭人是齊僖陽尊宋衛而陰固鄭黨宋衛不悟而僖襄之小伯相公之創伯皆原於此矣

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詛盟詛煩而約於妙反齊亂然後有交質音置

子至是僖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革薄從忠於參盟書曾謹其始也【陳氏曰】諸侯初參一盟然後有主盟矣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鄭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於是乎輸平於魯齊亦爲艾之盟以平宋衛東諸侯之交盛矣【高氏曰】諸侯自相盟王法所不容況京師近地而三二国敢盟于此故詳月以譏之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繇音由天子口血未乾音干而渝盟者有矣【汪氏曰】此盟齊背宋二元年盟蔑盟宿魯背渝盟其未至於交質子猶有不

信者焉 汪氏曰隱三年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四月鄭伯以璧假許田桓十一年宋華父督以成周之禾與鄭交惡昭二十一年宋華向取大子奚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向之子以爲質冬公殺華向而攻之以信待人而不疑也 汪氏曰參盟者命于浦會于蕭魚春秋之義不以盟著也 蓋有志於天下爲公之世凡此類亦變周制矣 家氏曰春秋初年有兩國相盟者魯盟宋紀莒之密齊鄭之石門惟兩國爲盟也宋為首責在宋也春秋初年有兩國自相攻伐者莒入向無駭入極鄭伐衛莒伐杞惟兩国自相伐也四年宋陳蔡衛合兵以伐鄭於是始有四国之伐宋為首亦責在宋也春秋於參盟會伐皆以宋為首正無王之義也 永嘉呂氏曰焉屋周地也三國會于此既不入于王而刑牲歃血私相要結於畿甸之近境其蔑視王室之罪可勝誅哉是盟也開於世道升降之機不可不細也 王氏曰自入于春秋書盟者七前此皆兩國交盟猶之可也今宋齊衛參盟則合黨之心戕矣故皐鼬之盟會者凡十一八國而王朝之元老如劉文公亦與焉此參盟之積也前此會盟各於其境今之焉屋乃在周地無王之逆彰矣故泉之盟七國入于王城而王卿如王子虎者亦與焉此焉屋之積也

八月葬蔡宣公

公羊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及期葬不及期程子曰速也諸侯五月而葬公羊云卒名葬不名卒從正葬從主人卒特舉義不須重言名史體當然不要義

附録 左傳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遭也

九月辛卯公及苔人盟于浮來 三浮公穀作包

[此好苔之始]亦魯君特[會]外大夫之始[左傳]以成紀好也[公羊傳]公曷爲與微者盟[穀梁傳]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程子曰]鄰國之交講信脩睦可也安用盟爲公爲已與臣盟[胡氏曰]浮來非安也[張氏曰]浮來苔地

苔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禮

且明非大夫之罪也[趙氏曰]苔小國若不書公則嫌乎非公也凡經書公及大夫皆譏公爲禮與之盟其書外大夫名則是罪自欲與之盟爾特書公及也[陸氏曰]非大夫敢盟公所以譏[易曰]謙尊而光卑公之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張氏曰]謙有亨之道而不可踰[東萊呂氏曰]人能謙則居尊者其德愈光居卑者人亦不能過隱公可謂

譏矣何以譏之爲失禮曰謙亨君子以裒[蒲侯反]多益寡稱[尺證反]平施[始豉反]普遍之宜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也[程子曰]謙有亨之道損過益不及以施於事稱物平施之謂乎太卑而可踰非謙德矣[高氏曰]苔雖小國入向伐邦其力猶能及他人故公結以求援[張氏曰]傳稱以成紀好盈已而不明大義故猶汲汲於盟詛以固君之貴下比小国之大夫降班失列而不自知特書公及苔人小國之大夫敢諸侯公差自失人君之體也[家氏曰]凡公與強国之大夫爲盟不書公及諱強國之以無道加於小国也與小国之大夫爲盟則不諱公以貶與之爲盟非彼小國之太夫要公必欲爲此盟也齊高傒晉虞父強國之大夫也苔人小國之大夫也魯苔自春秋以來有未平之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前此紀人爲之平之今隱公欲降心以消二國之患而及其臣爲盟以均王國之君而不中於礼者也○劉氏曰公羊謂實苔子稱人則從不疑也夫公及小國君盟何不可而反隨敝者卑稱乎穀梁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苔人即苔大夫微故稱人耳苔可言人及晉處父盟何不可言及晉人乎

螟

程子曰爲災也民以食爲命故有災必書尚氏曰書螟者三隱二莊一螽十有一桓一餘皆僖公之後螟食苗心螽無所不食其爲災也螟輕而螽重春秋之初災之輕者亦書之及其久也螟輕者不勝書書其重者耳不然豈莊公之後二百年皆無螟耶

附録左傳冬齊侯使來告納成三國公與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鴈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從命君之明德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駭作骸後

左傳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公羊傳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穀梁傳無駭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賤之也程子曰未賜族書名而已杜氏曰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展之孫故爲展氏卒而後賜氏故不書氏

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爲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臣未賜族而身爲大夫則稱名無駭俠音協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爲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爲近古故無駭與俠皆書名耳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謚或以官或以邑汪氏曰字魯二十桓鄭七穆之類謚宋戴氏衛齊氏之類官如晉士氏中行氏之類邑如晉韓氏魏氏之類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按禮天子冢音縣卿大夫命於其君諸侯之大夫命於其君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禮記王制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又曰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著矣治亂之效明矣張氏曰春秋無駭俠之卒實因鄭大夫之告終以謹世變所以著無駭俠之未賜族不爲薄而季友仲遂之恩實過於厚過厚若陰於恩而先王之禮毫釐之過則生亂啓冀常必由之學者不可以不敬也○汪氏曰敎衆謂隱不爲大夫然傳稱司空無駭而又帥師出竟則爲大夫明矣特未賜族耳

丁卯　桓王六年　九年　齊僖十七　晉哀四　衛宣五　蔡桓四十三　陳桓三十一　杞武三十　曹七　宋殤六　秦寧二　楚武二十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穀梁傳南氏姓也季字也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程子曰周礼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寜撫諸侯乃常礼也春秋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絶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見答失道甚矣

按周禮行人王者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間問以諭志周礼注時聘者亦無常期間問謂存省之屬而穀梁子何以獨言聘諸侯非正也廬陵李氏曰周礼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協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故穀梁非正之說范甯以爲未詳而趙子亦曰王政行也天子使聘諸侯所以治恩惠考政典也然胡氏獨取穀梁者蓋周礼乃古者王室親諸侯之常典而穀梁氏則深究夫春秋王聘之失不可非也

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禮記王制註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周禮邦畿外五百里侯服歲一見又五百里甸服二歲一見又五百里采服四歲一見又五百里男服三歲一見又五百里衛服五歲一見又五百里要服六歲一見天子於諸侯不可以若是慤若八反

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九年于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

其斯以爲不正乎〔孫氏曰〕桓王不能興衰振治統制四海以復文武之業反同列國之君使使來聘桓王之爲天下子可知也〔朱子曰〕諸侯不朝于周而周反下聘于列國是甚道理

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成公十三年　朝于王所者二僖二十八年　卿大夫如京師者五僖三十年公子遂文元年叔孫得臣八年公孫敖宣九年仲孫蔑襄二十四年叔孫豹又文九年叔孫僑如八年召伯　則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

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七年凡伯此年南季桓四年宰渠伯糾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僖三十年宰周公宣十年王季子叔文元年毛伯成八年召伯　則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

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東夷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高氏曰〕前年凡伯來聘而戎輒伐之諸侯莫有救王室之難者天王不問復使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十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十一年凡伯來聘而戎輒伐之諸侯莫有救王室之難者天王不問復使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十一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十二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十三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十四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十五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十六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十七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十八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十九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十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十一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十二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十三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十四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十五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十六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十七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十八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十九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十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十一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十二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十三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十四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十五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十六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十七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十八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十九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四十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四十一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四十二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四十三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四十四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四十五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四十六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四十七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四十八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四十九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五十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五十一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五十二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五十三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五十四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五十五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五十六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五十七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五十八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五十九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六十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六十一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六十二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六十三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六十四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六十五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六十六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六十七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六十八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六十九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七十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七十一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七十二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七十三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七十四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七十五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七十六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七十七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七十八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七十九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八十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八十一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八十二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八十三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八十四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八十五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八十六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八十七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八十八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八十九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九十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九十一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九十二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九十三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九十四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九十五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九十六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九十七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九十八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九十九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一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二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三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四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五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六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七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八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九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十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十一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十二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十三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十四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十五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十六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十七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十八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十九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二十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二十一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二十二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二十三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二十四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二十五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二十六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二十七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二十八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二十九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三十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三十一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三十二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三十三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三十四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三十五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三十六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三十七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三十八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三十九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四十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四十一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四十二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四十三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四十四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四十五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四十六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四十七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四十八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四十九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五十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五十一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五十二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五十三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五十四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五十五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五十六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五十七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五十八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五十九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六十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六十一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六十二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六十三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六十四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六十五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六十六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六十七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六十八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六十九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七十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七十一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七十二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七十三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七十四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七十五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七十六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七十七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七十八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七十九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八十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八十一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八十二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八十三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八十四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八十五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八十六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八十七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八十八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八十九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九十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九十一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九十二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九十三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九十四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九十五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九十六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九十七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九十八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百九十九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一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二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三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四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五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六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七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八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九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十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十一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十二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十三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十四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十五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十六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十七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十八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十九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二十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二十一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二十二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二十三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二十四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二十五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二十六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二十七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二十八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二十九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三十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三十一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三十二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三十三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三十四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三十五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三十六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三十七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三十八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三十九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四十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四十一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四十三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四十四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四十五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四十六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四十七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四十八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四十九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五十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五十一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五十二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五十三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五十四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五十五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五十六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五十七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五十八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五十九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六十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六十一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六十二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六十三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六十四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六十五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六十六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六十七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六十八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六十九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七十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七十一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七十二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七十三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七十四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七十五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七十六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七十七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七十八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七十九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八十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八十一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八十二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八十三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八十四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八十五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八十六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八十七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八十八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八十九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九十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九十一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九十二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九十三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九十四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九十五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九十六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九十七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九十八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二百九十九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百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百一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百二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百三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百四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百五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百六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百七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百八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百九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百十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百十一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百十二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百十三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百十四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百十五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百十六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百十七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百十八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百十九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百二十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百二十一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百二十二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百二十三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百二十四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百二十五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百二十六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百二十七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百二十八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百二十九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百三十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百三十一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卑之道甚矣〔張氏曰〕隱公三百三十二年之間宰咺一凡伯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尊

于京師苟且目攝而不君則若何比歲出會諸侯耶
春秋録王臣之聘惟隱桓之世最數隱不克終桓貢大惡不善之積蓋有由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乎不時也〔穀梁曾〕震電也電震非雨雪也

庚辰大雨雪雨于付反

〔左傳〕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爾雅俶甚也〔穀梁傳〕志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雨月志正也〔翟子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求凡失其度皆人為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達其理故所言多妄三月大雨震電不時災也

大雨雪非常為大亦災也

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汪氏曰〕或謂春秋用夏正故建辰之月雨雪為異苟實建辰之月則震電不必書矣〔高氏曰〕大雨震電者大雨而又震電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何氏曰〕雷電陽氣也有聲有形下雷當聞於地中電未可見而三月雨當陰雪雜下雷當聞聲曰雷無聲曰電周之大雨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也者一日之中也凡災異一日者日歷日也者月歷月也者時歷時也者變又為異平地七尺雪者盛陰之氣大怒也夫陰其度人為感之也今陽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之讒兆矣鍾巫之難萌矣
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
於天人相感之際譬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
矣【高氏曰】凡稱天者皆非常之詞夫天反時爲災人反德爲亂隱公以讓国爲名乃從事兵爭此反德也利將反爲害親將反爲賊天之見戒深矣而弗儆弗戒以及於難○【劉氏曰】左傳云大雨霖以震經無霖字傳無電字傳誤耳又云雨三日以徃爲霖平地尺爲大雪是二日四十二年之中三日雨平地尺雪各一日而已且非可怪者也

挾卒

レ又挾公穀作レ俠

【公羊傳】挾者何吾大夫之未レ命者也【穀梁傳】挾者所レ俠也弗レ大夫也不レ成レ爲レ君也【杜氏曰】挾魯大夫未レ賜レ族【王氏曰】凡爵未レ至二大夫一謂二之微者一不レ列二於春秋一苟列則大夫矣

○夏城郎

【左傳】書レ不レ時也
【汪氏曰】即魯邑

城者衆築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
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礼記坊記制レ邑不
百雉家富不過百乘魯嘗城費音秘【曰】襄七年城費定十二年堕郈堕費今拔城郈不見於經然經書堕郈則郈城不度可知則越
禮而非制矣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

昏正而栽（才代反又音再）曰至而畢時也〔汪氏曰〕龍見謂
今九月周十一
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
火見謂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
正謂今十月定星氐昏中於是樹板幹而
興作日至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
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踰
制役不逺時又當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
議遠邇略基址端厚薄仞溝洫具餱糧度有司量
功命日不愆于素〔林氏曰〕財用築作具也分之使
均而平之畚盛土器築實土器
物作為程限議遠近均其勞逸也立辦而後施板以築
廣狹度高曰揣度深曰仞具備也餱乾食也量
度監主之有司計工約日不過素所慮之期也然
後爲之可也況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
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襄陵許氏曰〕七年城中丘而後伐邾今城郎而
後伐宋平時動衆時城保民亦已未矣〔高氏曰〕魯
自受祊之後將爲鄭伐宋又恐他国之議其後者
故城郎以備之〔汪氏曰〕城者所以禦暴而保民今
既城郎即宜可以禦暴矣後此植十年齊衛鄭來戰
于郎植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郭之固苟能力於爲
善自強於政能治其國家則誰敢侮之哉公之元
年費伯已帥師而城郎即九年之間再興三土功他日
莊公築臺於郎即文公毀郎即其臺昭公築郎即圍魯之諸
君其勞民於郎即亦已甚矣〔廬陵李氏曰〕即魯近邑
在高平方與縣東南隱再城郎戰于此莊之世陳蔡之侯亦次于此齊宋以兵窺
魯又宿師于此則郎豈非魯之要地乎厥後築臺
築圃又皆在此始也猶有警懼之心終也遂爲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覩之
地矣

秋七月

穀梁傳無事焉何
以書不遺時也

○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公
作邴

左傳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
宋以入鄔之役怨於公不告命於公怒絶宋使
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穀梁傳
會者外爲主焉爾莊氏曰防魯之地高氏曰防宋之地明
年魯遂取之

周官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周禮秋官大行人注時會發即時

見也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爲壇於国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之事焉謂九伐之法此謂非時而合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國何爲有此名凡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會聚爾趙氏曰凡相見於外曰会臨川吳氏曰諸侯相見或各国君相見或君臣相見或各国臣自相見或講好或謀事皆謂之會永嘉李氏曰凡書會皆非正也彼善於此惡有重輕則各存乎其事焉汪氏曰曲禮諸侯相見於隙地曰會乃預謀之間地赴期而往朝于天子耶春秋書會九十二皆非以王事而相會也公會者四十九夫人會者四夫人會者二十三外會公者三通諸一經言之則會吳黃池爲春秋之終卓爾魯國諸侯相會而該始會吳黃池爲春秋之終卓爾魯國諸侯宋皇瑗則此會防爲春秋之始哀十二年會衛侯宋皇瑗于鄖爲春秋之終始則從文脊而合黨以基中国之

伯終則從吳而私謀以兆戰国之爭魯何有於譜信脩睦之心哉故曰凡書會皆訓也惟襄十一年會于蕭魚晉悼公以不戰而屈楚推至誠以待鄭礼因禁暴復兵息民故書會伐而又書會為一經之特筆可謂彼善於此者矣左傳稱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會于防謀伐宋也于中丘爲師期也亦謂之非王事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於王都雖召音邵陵之舉不及是矣【汪氏曰】齊桓召陵之師雖非王命然仗義討楚責以不供乃春秋用兵之最善者始則私相會爲謀於防中則私相盟爲師期於鄛終則乘敗人而深爲利以取二邑歸諸己泰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經之書會書伐而不異其文以此【趙氏曰】是時王室已微弱豈有諸侯稟命爲之討罪乎若實奉王命而討不庭明年伐宋必異其文一不應依常例書伐【張氏曰】魯隱自六年受輸平八年入邾防志於昵鄭而仇宋故外爲平宋之形鄭復以不王之罪加於宋則興兵有名而其爨可以招齊此會防之謀所以爲明年伐宋之地也左氏見其名召而不察其實故録之如此殊不知鄭莊特假此以誑齊魯耳觀繻葛之役則宋殤之不王豈如鄭莊甚乎【高氏曰】此齊背亮星之盟與公連謀爲鄭伐宋也隱公得利則合鄭既歸邾與齊鄭併力交以伐人故諸侯爭與之盟宋既與之謀鄭而魯鄭又與宋謀之【家氏曰】魯與宋未嘗有怨齊於宋又爲同盟今魯隨鄭於歸邾之利齊背亮星之盟將連兵以伐宋內揣有恃故相與假王命以興師春秋書會予防謀始也覇者挾天子以令諸侯宜防禦李氏曰】經書公特會齊侯八防巍灌艾櫟城濮平州夾谷是也

附録 左傳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彼勇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二二廣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請伏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二廣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二廣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

戊辰 桓王 七年 十年 齊 僖十八 晉 哀五 衛 宣六 蔡 四 陳 桓三十二 杞 武三十八 鄭 莊三十一 曹 桓四十 宋 殤七 秦 寧二 楚 武二十八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傳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蔡丑 盟于鄧

爲二師一期 陳氏曰 東遷之後諸侯專征小者修怨大者定簒弑猶未嚴行於天下也鄭伯爲王左卿士無王命而私會齊魯齊魯亦無王命而侯之師始衡行天下 汪氏曰 防之會魯始與齊謀伐宋之舉至中丘之會復偕鄭合謀而出師之期經備録之著伐宋之兵所由合也此乃直書而豪自見

夏 暈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傳 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公羊傳 此公子暈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隱之篇貶也 程子曰 三国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暈不稱公子與四年同

暈不氏先期也始而會宋以伐鄭固請而行今而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君之心矣夫亂臣賊子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之故及權勢已成威行中外雖欲制之其將能乎故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下移制之於未亂也【家氏曰】暈去族不稱公子【諸】也終隱之篇皆去其族隱之賊也至桓而書族以明其與桓同惡也書法明甚或者乃以為與無駭挾同例其可得而例觀乎【陳氏曰】會稱君伐稱人略之也【高氏曰】齊侯鄭伯賤稱人者齊渝盟鄭乃莅兵之首春秋深惡之公元年及宋盟宿四年又遇于清和好非一日矣今一旦以兵加之始為宋謀鄭既浮鄭利今為鄭謀宋又欲得宋利也唯知貪利不復顧義也【王氏曰】人齊鄭則公之惡亦可見矣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敗必遁】反　菅古顧反

【左傳】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敗宋師于菅【穀梁傳】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程子曰】不言戰而言敗敗者為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孫氏曰】公與軍傾衆悉力共疾于宋二又深入而取二邑故君臣並錄以惡之【杜】菅宋地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郜古報反】

【左傳】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公羊傳】取邑甚之也何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何春秋錄內而略外錄內而詳外於內之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外之大惡書小惡諱書小惡書謹書於內之大惡諱小惡書謹書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取一邑故謹而日之也【程子】取二邑而有之盜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内大悪其辞婉小悪直書而不隠夫諸侯分邑非其有而取之盗也曷不隠乎於取之中猶有重焉者若成公取鄆襄公取邾昭公取鄆皆覆人之邦而絶其嗣亦書曰取所謂猶有重焉者此也故取郤取防直書而不隠也【何氏曰】内取邑常書【陳氏】【曰】薄罪於魯也春秋悪奨奨利之辨苟以為利書吾取不在鄭也済而書取汶陽書取牟田書取譏不在譏曾也必若鄭伯欲易許田然後可以言来歸焉爾

其不言戰而言敗敗之者為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皆陳音陣曰戰詐戰曰敗【杜氏曰】設權譎変詐以勝敵彼不得成列成列而不得用故以獨敗為文【家氏曰】魯於宋本無

繼斧之隙徒以歸彷之故為鄭所役軍既師師舍二国之後自出奇兵以奪人之虚而取其二邑之罪反移之其君臣取邑之罪又云鄭莊公可謂正矣

秋宋人衛人入鄭

【程子曰】鄭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国故二国入之【高氏曰】宋又連衛以報鄭鄭幸管之敗而不備故師還及知宋衛已乗其虚而入之矣春秋無義戰未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公穀作載

左傳秋七月庚寅鄭伯入櫐知猶在知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圖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公羊傳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衛人之力也穀梁傳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三國伐之鄭人合坎盡取三國之衆其殘民也甚矣

稱伐稱取兼之也薛氏曰伐取若何言擊而虜之勝負立見宋既連兵入鄭又乘勝召蔡人伐戴戴鄭所與宋微國伐之所以報鄭也而取之盡得三師之輜重為鄭之弱也臨川吳氏曰猶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哀十二年鄭罕達取宋師于嵒敗其兵而悉俘其衆也

戴兼三國之師非矣什圍伍攻正也以寡覆衆奇也莊公蓋嘗克敗王師困州吁而入許能以奇勝可知矣故駐師於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鬬起乘其弊一舉而兼取之十莊子之術也

莊子魯卞邑大夫史記陳軫傳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莊子從之果有雙虎之功然則可乎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鄭莊公殘民之甚當此刑矣家氏曰鄭自克段以來決於用武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衛伐宋入許敗王師皆極其兵力所至今也用奇一舉而取三國之師其不日善戰可乎書鄭伯者目其人也善戰者服上刑矣爵之有哉【汪氏曰】公穀皆謂鄭因三國之力而取戴然鄭方與宋衛可資其力以取戴宋衛方入鄭而連蔡以伐鄭之與國必不肯資鄭之力而使之取戴也○【廬陵李氏曰】程子以為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此說為當胡氏以為一舉而兼四國恐過

附録【左傳】寅鄭伯入于朱

【左傳】九月戊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郕公盛作

【左傳】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冬齊人鄭人入郕討不受也曰入亟之也【穀梁傳】入者内弗受也曰入亟之也【程子曰】討不會代也郕國也

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致討而郕人不

會齊鄭入郕討違王命也程氏謂宋本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汪氏曰】後世矯天命而興兵以報私讐快私忿者代代有之甚至廻唐之宦寺藩鎮恣帝遠出肆無忌憚夫亦春秋之法不行故耳【廬陵李氏曰】鄭莊假王命之事自隱之元年以王師虢師伐衛則猶為卿士也至三年有交質之惡周人畀虢公政矣六年鄭始朝周而不見禮七年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而鄭又以齊朝王九年然後有宋公不王之師而傳曰鄭伯為王左卿士豈非尚朝之以周旋王室不過為矯假報復之私初非有夾輔之誠也十一年之入許傳又曰君謂許不共亦假飾之詞也卒之敗宋入郕入許納焉之後志得意滿而有繻葛之戰矣故諸傳惟程氏得之左氏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其事而不究其情是為鄭伯之所欺也此說據經為合若討逺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詞也苟以為難詞則齊

鄭大國於討卽何難哉【高氏曰】國伐之卽衛所與也而齊鄭入之是效尤也故諱而日之此卽脚吾入矣諸侯專兵而小國無以措手足【臨川吳氏曰】蓋自五年衛入于卽之後卽遂服屬於衛故為衛之與【汪氏曰】入春秋之始兵爭衛擾未有若是年之亦甚者也夏而三十國伐宋秋而宋衛入鄭又借蔡伐戴鄭莊又圍戴取之三十國之師猶以為未足且借蔡入于卽二十伐一十入迭勝迭負彼此交侵其黨與戰國之殺人盈野暴骨如莽此矣此春秋之所以作也此春秋之始於隱公也

己巳 桓王八年 十有一年【干寶曰】十盈則更始以奇從之盈數故曰有〇【齊】

僖十九【晉】哀六【衛】宣七【蔡】桓三【鄭】莊三十二【曹】桓四十五【陳】桓三十三【杞】武三十九

【宋】殤八【秦】寧四【楚】武三十九

春滕侯薛侯來朝

此諸侯朝魯之始【亦旅見之始】【左傳】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侯曰我異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公羊傳】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其言之何微国也【穀梁傳】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脩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楢言同時也歟皆至也【程子曰】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於天子未嘗朝覲獨相率以朝魯得為禮乎【杜氏曰】薛奚仲之後夏所封国在魯国薛縣

諸侯朝於諸侯禮乎孔子曰邾君為両君之好有反玷

丁念反【胳庵趙氏曰】諸侯與鄰国君相見取幣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飲畢亦反虚爵於坫上賓於坫上【周禮】司儀凡諸公相為賓三辞三揖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也如諸公之儀【注】謂相朝也【疑氏曰】人君相見曰朝朝朝也以朝時相見也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趙氏曰】朝諸侯必有婚姻之好疆場之理故王者不絶其交焉【注】【疑氏曰】大戴記朝事篇亦載諸侯相朝之禮然亦間於天子之事而請之且謂之相則有往後之義非若春秋諸侯以小弱朝強大也然謂之

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其為禮亦節矣周衰典禮大壊諸侯放恣無禮義之交惟強弱之視以魯事觀焉或來朝而不報其禮【疑氏曰】滕朝者四邾朝者各七曹小邾朝者各一魯皆五邾朝者二薛紀穀鄫鄫莒邿之朝未嘗帯聘乃復者五定公亦復【汪氏曰】邾公七如晉見正者一至河而復無咎於中聘世朝之制矣且列國於天子述所職者蓋闕如也【永嘉呂氏曰】魯之所如者齊也晉也其甚者則朝遠夷之君而齊晉未嘗朝魯也魯之所受朝者滕也邾也薛也杞也曹也否則夷狄之附庸而滕邾薛杞曹未嘗一至魯受魯之朝也蓋齊晉盛也楚則所畏也滕邾薛杞則土地狹隘而不能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與魯伉也僖公立二十二年朝王所者一耳而如齊者二成公立十有八年如京師二者一而如晉者四他無有朝王所如京師者矣　而自相朝聘可乎凡大國來聘小聘十一宋衛聘者各四楚聘者三陳鄭吳秦各一　滕薛二君不特言者又譏旅見也【禮記】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注】旅衆也【范氏曰】總言之者同時俱至　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假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劉氏曰】莫言之諸侯諸侯相旅見非禮甚矣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有南面之君來朝而令同日並見乎隱君之志已驕矣且朝而同之君不能識其非禮也而受之非獨驕也志荒矣死不亦宜乎【張氏曰】凡諸侯朝公

書之若敷御僭至而朝禮不同旨也聚數之若邾牟葛及今滕薛同日行禮同日行禮惟天子可受之諸侯不當爾然也今隱公於天子未嘗朝覲而滕薛相率以朝又不特見而使同日旅見非禮甚矣【高氏曰】同受天子土地是同列也乃班見子魯豈有同列來朝而班見者乎異姓為後謂朝天子魯豈有同列來朝而班見者乎【薛氏曰】滕薛旅見賓主皆有罪【汪氏曰】齊侯鄭伯如紀亦莫言之豈旅見乎紀乎蓋書二君如紀二君來朝則是並行朝禮書二君如紀不過同往紀国非並行朝礼也然僖二十八年公如楚亦諸侯同往經皆不書他諸侯襄二十八年兩朝王所皆諸侯並朝王臣及大夫來聘皆書魯以見其餘耳或問諸侯來朝之邦交歲問中聘世一朝此常禮也春秋書或聘或不聘或朝或不朝或過厚而數或過薄而疏無有定準合於中聘世朝之礼則不可以為常事矣故悉書于策以見天王方伯諸侯治亂強弱安危是非邪正之迹為後世鑒○【永嘉呂氏曰】王制天子無事

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敬梁二
謂天子無事諸
侯相朝誤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公穀夏字下有五月字時來公作祁黎左文作郪
傳夏公會鄭伯于郪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
辰授兵于太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
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杜氏曰
時來鄭地臨川吳氏曰鄭莊以小利餌魯隱既與之
伐宋為鄭報怨矣又將與之同伐許為鄭益地許與
鄭接壤鄭之所利齊魯無與焉者也鄭伯以許鈞致
齊魯之君而借其兵力吞併小国以利益於己甚哉
鄭之不仁而齊魯之不智也高郵孫氏曰隱之出十
二皆不致隱志讓乎桓不欲當平王之禮聖人本其
意而畧
之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左傳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於許潁考
叔取鄭伯之旗蟲孤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瑕叔
盈又以蟲孤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郤巿登壬午二
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
共故從君討之許既服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
與聞乃與許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
東偏曰天禍許国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于我
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
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
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
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以其禮禍于許許
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郤国之有請謁焉如
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
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
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国之為一亦聊以

固吾圍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甲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太岳之徵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猥行出犬雞以詛射顓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而詛之將何益矣程氏曰書及內為主也非內為主則先書會伐後書入也趙氏曰許顓川許昌縣

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臨川吳氏曰欲得許地者鄭之專功特以借齊魯兵力以同伐齊以國大爵尊為主兵既入許鄭莊陽不有其功而讓於齊齊侯以克許非己功而不敢受乃以與魯魯又以與鄭鄭即受之而不敢受乃以與內為主也非內為主則

許竟得遂其貪土地之志書入不書滅者許君既奔他國鄭雖專有其地而使許君之弟奉其宗廟不絕其祀也入者亡國之善辭何善也以為猶愈於取其土地而并絕其宗祀者爾書及則入許者公所欲也高氏曰魯既為鄭入許蓋由鄫枋之故也王氏曰前之伐宋鄭助魯以取二邑今之入許魯助鄭以奪鄫壤稱及志公之所欲也閻若璩氏曰書公及者目公主之也書公而齊鄭稱及則後世必以公及者目其蹤所以釣其訓之義訓在書入而不在稱爵也盧陵李氏曰春秋一事始書會而後書事惟此年及桓元年番越之會盟皆所以著內外之志也桓十二年會武父至戚宋則書及例與此同桓十六年會曹夏伐鄭則仍書會非獨魯之所欲矣此可以見書法之謹也又曰許姜姓太岳之裔在顓昌長社與鄭為隣鄭莘併吞之志又在於專利故外假存許之義內結許人之心而又使公孫獲以鈐制許救則許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固鄭之內臣矣未幾莊公薨許叔因鄭亂以入許於是鄭許釁復啟然齊桓既伯許七從於會盟三從於征伐許之事齊尚謀齊之救許亦至則雖有楚人之圖鄭人之侵無能為也及晉伯以後許專心事楚無復中國之顧故晉文圖以諸侯晉襄伐以二国悼有荀鑓之伐平有荀偃之侵以區區之鄭一歲而再用兵於許許春秋雖狄鄭而許亦不能以自存矣故成十五年以後一遷于葉再遷于夷又遷于白羽又遷于容城越二年而滅於鄭游速之手是則今日滅許乃後日滅許之開端也然首謀在鄭書以及再乃春秋惡黨惡之誅歟

**隱公即位十有一年天王遣使來聘若弁而未嘗朝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賻音附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興兵甲為宋而伐邾為鄭而

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鄧及防入祊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赬音倩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揜矣使隱公者為國以禮而自強於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設施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以天道言則感應之理明矣不可不察也

劉氏曰公之不淂其終以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意也備其四

境禍及在內可不哀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在頴谷而在蕭牆之內也【陳氏曰】許莽公奔不書非其罪也凡奔非其罪不書故許男奔衛不書須句子來奔不書○【趙氏曰】諸侯無王命入人之國罪已大矣又使天下之以為有禮是長亂階也

【附録】【左傳】王取鄭劉蕡邢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温原絺樊隰郇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懷君子是以知植土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亦宜乎○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察有罪犯五不贖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傳】羽父請殺桓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葵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子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而賂之以求太宰太宰為之請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于社圖館于寫氏十一月羽父使賊弒公于寫氏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公羊傳】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書葬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讐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地也【穀梁傳】公薨不地弒也隱之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正所以正隱也【程子曰】人君終于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于燕寢不書地弒也賊不討則不書葬無臣子也【朱子曰】凡魯君被弒則書薨而以不地者之盖臣子隱諱之義聖人之微意也

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茅堂胡氏曰】立公長其所從來遠矣所以定名分塞亂源也隱桓之母皆妾耳桓幼而隱長何得而狥愛憎之私亂長幼之序屬意於非所當立者而使長嗣不敢安其位乎故曰致隱讓國惠公之罪也晉平公寵臣羣妾亂國制夫人之服及諸侯往弔則固辭曰非所以儷也由此知春秋時邦君之元妃卒寵妾終不敢正以為夫人而指其子為猶子也審矣【致】桓弒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

既有讒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來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辨之弗早辨也【東萊呂氏曰】當

授即授何謂將授當營即營何謂將營進退可否決之在我又安有所謂將營耶【茅堂胡氏曰】決者智之君需者事之賊故曰致桓弒君【胡氏曰】羽父進諛之際乃吉凶禍福之幾投幾之頃間不容髮隱而果讓桓則宜急殺羣以杜讒佞不容斯須少緩今乃當危疑躲避之時而有趨避狐疑之意便羣得以規其跡而動於惡彼羣君殺桓之言不納則弒隱之謀進矣【其及】也宜隱公見弒魯史舊文

必以實書【茅堂胡氏曰】書羽父使賊弒公于寫氏魯史本文也【其曰】公薨者

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爲職而不諱國惡【茅堂胡氏曰】晉董狐齊太史皆直書弒君君子以為善惡稱其惡況君父乎仲尼作春秋然後於魯公書薨不書弒示臣子於君父當隱諱其惡而不忍道者仲尼筆削舊史以斷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聖心於魯君見弒削而不書葬蓋國史一官之守
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劉氏曰魯史一官之守而春秋天下之志此其所以不同也不書弒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茅堂胡氏曰春秋魯事多諱如公薨不地非没其實使後世無效諱也但微辨其辭不直書耳則不書葬而不見弒則不書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没其實之忠張氏曰書君薨必詳其地以示正終不地者不正而有不忍言者蓋弒不正而有不忍言者羣臣之罪非徒不討後世無由識之矣汪氏曰或以不地為闕文而謂隱公非弒是惑於明堂位魯君臣未嘗相弒之言爾記禮者不通春秋不地之義遂謂魯未嘗弒君也

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讎之義陵氏曰凡公薨葬各書唯隱閔不書言賊不討不書葬者君弒臣子當戮力討賊以復君父之讎故賊未討則不敢葬其不知討賊而遂葬者春秋細其葬以見臣子之不忠孝而忘君父之讎也非聖人莫能脩謂此類也夫賊不討讎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苦如占反枕戈之何子曰寢苦枕戈禮記檀弓子夏問曰居父母之讎如之何子曰寢苦枕戈弗與共天下也無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賊至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陳氏曰春秋之法內外恒異辭遇弒君父之大哀也則吾何忍言之故書薨薨十二公所同也不地不葬隱閔所獨也然則雖端而於正寢而於他處則著其不正終所以危之也至於不書地則

知其為弑矣君見弑而忍言焉是無臣子之心故書薨而不地所以深罪當時在朝之臣而顯誅之也賊未討不書葬見為人臣子者縱時頭弑之賊也賊未討不書葬見為人臣子者縱不問又使之得立為君皆其心北面事之是與乎弑也一時臣子皆與乎弑則葬之猶不葬也夫諸侯無二嫡桓不得為嫡子立廢以長隱之立為得正使隱公以長自處請命天子正位君魯以奉周公之祀誰曰不然乃探先君之邪志自謂為桓而立窃讓国之名與桓之信已桓且與其歸政而隱喪然欲終其身遂致見弑蓋由隱公不知大義以至此耶然則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陸氏曰穀梁謂十年無正訓隱合居其位而不自正者非隱當時不正也王之正月而自有之乃聖人罪其禍也高氏曰公不自正何也天子頒曆於諸侯諸侯告朔于廟而後布政公欲讓桓若政不自己出者也王氏曰隱十一年無正書春而無月者六非皆事不必月而月所不能該也所以正隱也隱元年有正月二年

以後無正月定元年無正月隱不有其位欲授國於桓以召乱定得国於季孫意如故或正其始而不正其終或不正其始而終正之各因其事以見法焉盧陵李氏曰隱公立十一年自六年以前黨於宋自六年以後黨於齊鄭原其即位雖以次當立然本非惠公之命而出於諸大夫之擁已故元年盟隙公仇其秋盟宋二年盟戎四年遇清春秋皆書及盖隱欲結諸国以自安雖然自安而大夫之專迭見於無駭翬師羽父之時矣輸平以後隱漸得志故代桓而忘薨之信伐宋而棄宿之盟入祊許無所不至而有寫氏之禍卑隱公初立上請王命則長幼之義自明君臣之分自定又何必區區於諸侯委權於大夫以成後日之變哉杜氏以為讓国之賢君吾未之見也○劉氏曰左氏云不書葬不成喪也非也桓潜謀弑君欲自發露耶

右隱公十有一年書于經者其事七十有六以爲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

〔丹陽洪氏曰〕三代各立二王之法其末皆有弊春秋經世之大法通萬世而無弊其詳可得聞乎謂一爲元則知祖述憲章以體元爲人主之戒謂周正爲春則知立制度改正朔以夏正爲可行之時謂正月爲王正則知天下之定于一也隱公不書即位則知父子君臣之大倫不可廢也與邾儀父宋人盟而皆書曰及則知以忠信誠慤爲先而盟誓不足貴也大叔出奔共而書曰鄭伯克段則知以親愛爲主而恩義之輕重不可偏也來聘仲子而冢宰書名則知夫婦人倫之本而嫡妾之名分不可亂也祭伯朝魯直書曰來則知人臣義無私交而朋党之原不可長也公子益師書卒則知春秋貴大臣而恩禮之哀榮不可缺也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建立萬法酬酢萬事即馭萬夫統理萬國皆此心之用也堯舜禹以天下相授堯所以命舜舜亦以命禹首曰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周公稱乃考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
茲常事故一心定而萬物服矣春之爲夏正何
也夫斗指寅然後謂之春建巳然後謂之夏故
易曰先正秋也以先爲正秋則次爲正冬必矣
今以冬爲春則四時易其位春秋正名之書豈
其若是哉故程氏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
立義耳商人以建丑革夏正而不能行之於周
周人以建子革商正而不能行之於秦秦人以
建亥爲正固不可行矣 汪氏曰 商與秦未嘗改
丑亥爲正月但以丑亥

為歲首論者不以詞害意可也自漢氏改用夏時經歷千載以至于今卒不能易謂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指此一事可知矣仲尼豈以欺後世哉王正月之定于一何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道無二致政無二門故議常經者黜百家尊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此道術之歸于一也 前漢書董仲舒傳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指意不同是以上下不知所守臣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皆絶其道勿使並進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從矣言致理者欲令改事皆出中書（唐書李德裕傳致理之要在於辨群臣之和正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缺則天下何問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則天下何憂不理哉）而變禮樂革制度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後（禮記王制）改易禮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此國典禮賞刑四者）春秋之網領其命自天其斷在人（春秋所以大一統之義矣）前漢書王吉傳主其法出於朝廷百司遵守於內而不敢違牧守將帥奉承於外而不敢變（吉上疏曰）王正月之定于一也（苕堂胡氏曰）秋之網領其命自天其斷在人（春秋所以大一統之義矣）前漢書王吉傳主其法出於朝廷百司遵守於內而不敢違牧守將帥奉承於外而不敢變吉上疏曰王正月之定于一也若乃闢私門廢公道各以便宜行事是人自為政繆於春秋大一統之義矣（前漢書王吉傳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大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一切權譎自任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方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無極）盟于昧而書及公立而求成焉非（若小國之於大國不得已而要盟者）（汪氏曰）如紀侯盟黃鄫子會盟于鄎之類）後七年為宋而伐鄆昧之盟其刑牲歃血果何為也後十年為鄭而伐宋宿之盟要鬼神又安在乎比事以觀而盟不足貴亦審矣世衰道微民彝泯亂若宋殤之於馮也衛侯鄭之於叔武瑕也皆為利爭不勝計也（事見左傳隱八公二年僖二十八年二十年二十年）而莊公獨以順每為辭養成段惡夫中也養不中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恩掩義也使吏治其國而象不得有爲義勝恩也

[注]汪氏曰]齊僖公於東伸年二不能以恩掩義卒有無知之禍宋景公於毋弟辰入仕子地二不能以恩掩義卒致入蕭之禍恩義並立而中持衡焉段雖台逆焉攸亂此春秋責莊公之意也太宰建邦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者也而承命以賜於諸侯之妾不知其不可是爲不智知其不可而不言是爲不忠不忠不智之人而可以居百僚之長乎故貶而書名賤之也或曰安知咀況阮之不言如其不用何言而不用則辭其位而不居禮也今奉命而來則知其阿諛順旨無体國愛君之義矣其貶而書名非宰也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若以其嘗爲冢宰不論功罪而曲以禮貌加之非春秋責相之意矣君子有更相汲引交好以爲公[唐書]李德裕傳]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党禹與皐陶轉相汲引不為比周小人有互相朋黨比周以爲私其迹雖同而情異不可不察也

祭伯朝魯安知其爲私而不與乎隱公之立未嘗請命王法所當治也祭伯爲王卿士不能詔王以正典刑而遠來朝之其爲阿私審矣故尹氏來訃不稱爵祭叔來聘不言使皆以明人臣之義杜朋黨之原耳大夫書卒見君臣之義也不書葬明尊卑之等也或曰或不曰著禮貌之差也名而不書氏者身自爲卿而非世也其稱公子以貴賤故使爲卿也不書官者不請於王而自命也其有將兵而會戰奉使而出疆名姓

已登於史冊如公子翬者而不書卒何也迷國誤朝躬行弒逆則有天討之刑矣公子遂之罪亦同而書卒何也因事之變以明卿卒不繹之禮而義不繫於遂也季孫意如無事之變而書卒獨何歟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辭

【太史公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定哀之際則微季氏逐昭公殺務人即公為昭公太子而立宋若有漢高帝之公

【前漢書】季布傳丁公為項羽將窘帝彭城之西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謁見帝斬之以徇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公丁公不賞私勞則二十家退聽公室張矣定公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1838

於禍而忘其讎誘於利而忘其辱以意如爲大夫而不討先君之賊也天理滅矣是故比事以觀其異同可見觸類而長其指意無窮以一年之事考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皆可見矣以爲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豈不信夫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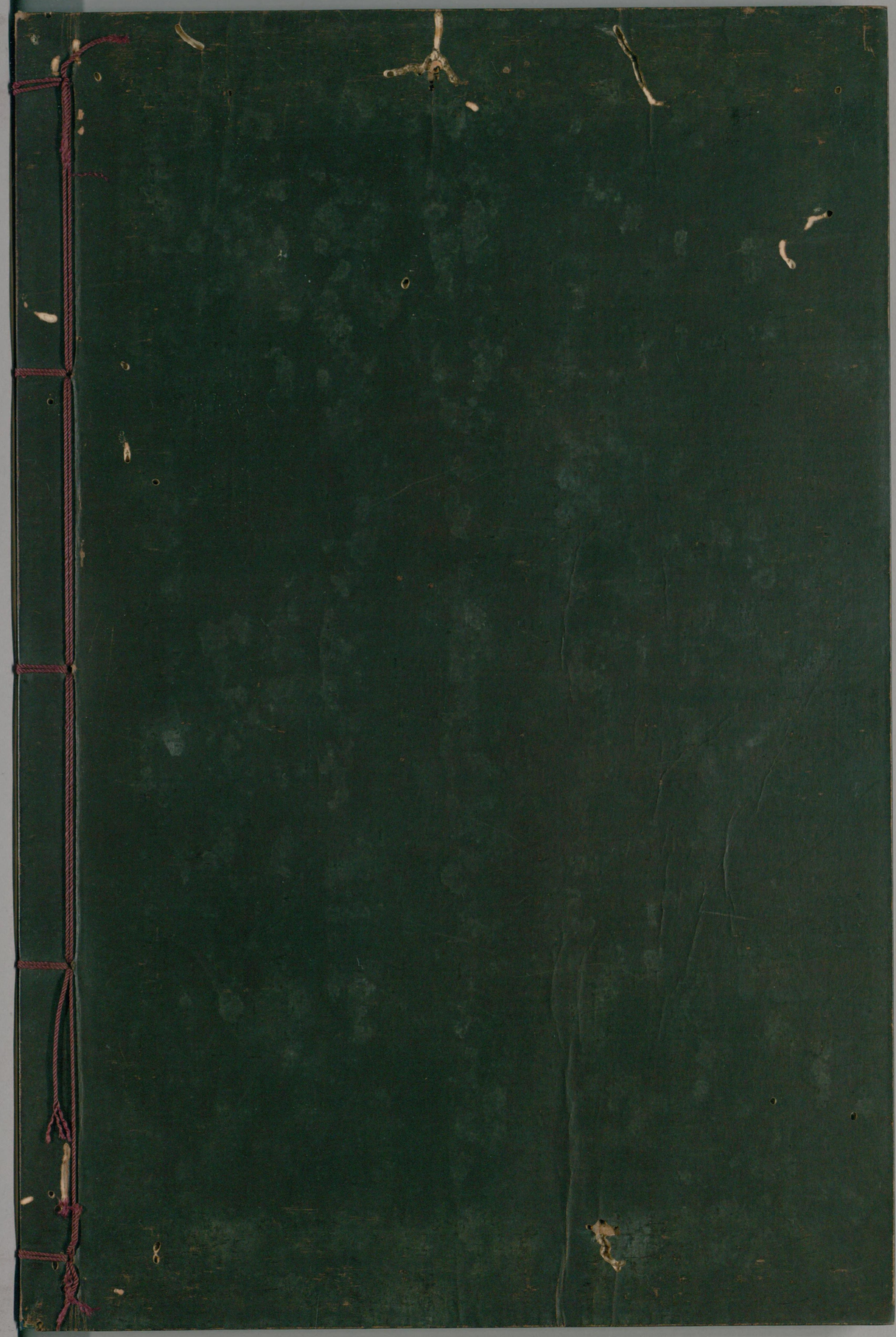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853
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